

第二十五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頒獎典禮舉行，胡歌大鵬共摘最佳男演員獎

做電影，之前的每一小步都如此重要

■本報記者 王彥

昨夜，第二十五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頒獎典禮在上海大劇院舉行。日本影片《658公里，陽子的旅途》不僅收穫最佳影片獎，其女主角菊地凜子和編劇室井孝介/浪子想還分別捧回最佳女演員獎和最佳編劇兩個重要獎項。評委會大獎由西班牙影片《遺迹的聲音》摘得，最佳導演獎則頒給了中國影片《不虛此行》的導演劉伽茵。

頒獎典禮的高光時刻屬於最佳男演員的揭曉。胡歌和大鵬分別憑《不虛此行》和《第八個嫌疑人》的出色表演一同贏得金爵獎最佳男演員。手捧獎杯，兩位男演員憶起從頭。2005年，他們以不同身份在登啟孜峰的活動中結識，在雪山上暢談過一下午。胡歌說：“在藝術創作道路上，可能和爬雪山是一樣的，不知哪天就登頂了，但

登頂了才發現，之前的每一小步都如此重要。”而在特別致敬91歲日本國寶級導演山田洋次的环节中，這位第八次來到上影節的老朋友再次借小津安二郎的話打比方：“拍電影就像做豆腐，跟‘豆腐’相關的東西我都能做，‘肉餅’不行。”這是他的職業，他日復一日堅持了超過大半個世紀的生活。

當演員、做電影，曾經的每一小步都如此重要——這是本屆上影節用金爵獎頒獎典禮詮釋出的真諦。

三部中國電影收穫嘉獎

一定意義上，金爵見證國產片的點滴進步。本屆金爵獎主競賽單元共有三部中國導演的作品入圍，最終，這三部作品無一空手而歸。《不虛此行》由曹保平監製，劉伽茵編劇并

執導，胡歌領銜主演。電影講述一個“掉隊”的編劇聞善偶然中開始以撰寫悼詞為生，在與各色普通人的相遇過程中，聞善慰藉他人，也獲得溫暖，最終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。胡歌飾演的聞善寡言、不自信，總比旁人慢半拍，但內里始終有涵潤的思緒，演員以平實內斂的表演風格，呈現了一個用沉默的聆聽、細膩的拆解走進人心角度的角色，令人信服。

胡歌坦言，接演《不虛此行》，他一度內心糾結矛盾。現實中，他曾為母親寫過悼詞，甚至沒有勇氣正視至親離世的現實。頒獎現場，提起自己“成為聞善”的過程，胡歌眼含熱淚：“我曾以為悼詞是對人一生的總結，演了以後發現，文字真的有溫暖和治愈人心的力量。”獲得最佳導演嘉獎的劉伽茵說，她有些“嫉妒”胡歌，“這角色是我寫的，但感覺你比我了解得更多一點”。她的話也許是影片能收穫兩座金爵的一個注

腳，“演員和導演是共同創作的人，《不虛此行》的故事如果有張臉，那就是胡歌的臉”。

《第八個嫌疑人》改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涉案金額最大的劫鈔案件，由香港導演李俊執導。出演片中的陳信文，大鵬在身形上作出巨大努力，先在開機前增重20斤，又用43天時間減肥30斤，以詮釋出人物相隔21年的不同境遇、迥異狀態。而演員進入角色的入口又不僅是外化的身材，在類型片的強設定下，大鵬用眼神、情感、舉手投足展現了他不止於“喜劇”的表現功力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藝術貢獻獎得獎作品《尋她》出自上海大學溫哥華電影學院校友陳仕忠之手，是這位1994年出生的長片處女作。

“重返”是上影節的高頻詞

這一夜，上影節的老朋友紛紛登台。

滿頭華發的日本導演山田洋次的亮相贏得了滿堂掌聲雷動。就在前一天，他剛出席了導演生涯第90部作品《你好，媽媽》在世界首映後的見面會。登上金爵舞台，導演回憶，這是他第八次來到上影節。早在1999年，他就攜當年日本國內的現象級高票房影片《新的旅程》報名上影節，一舉摘得最佳導演獎。彼時，為他頒獎的是中國導演謝晉。謝晉離世後，山田導演每次來上海，都會去謝晉墓前祭拜，看看老朋友。“謝晉導演不單是一個電影作家，同時是一個充滿魅力的人。”91歲高齡的他說，“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到國外參加電影節”。

十多年前，作為網站記者的大鵬在紅邊記報道盛況。從短視頻轉行做導演、導演，到自己執導的《縫紉機樂隊》《吉祥如意》先後入圍金爵，直到登上領獎台，大鵬覺得自己“在一部電影中”。而手握金爵，一切又是如此真切、踏實。他感慨萬千：“這份榮譽對我很重要。我不是一個幸運的人，它讓我相信無論曾經多麼默默無聞、平凡普通、不被看好，生命里總有一個讓你被看到的時刻，現在就是那一刻。”領完獎項，大鵬切换到導演身份，携演員黃渤、王一博等為觀眾帶來新片。由他執導的《熱烈》為本屆電影節熱烈閉幕。

上海市委常委、宣傳部部長趙嘉鳴，上海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張全，上海市副市長劉多出席頒獎典禮。

(上接第一版)

一部產業發展的瞭望書 以科技引領推動產業共榮 的创新之城

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陳道明來了，專程為科幻電影節捧場，聆聽上郭帆、王紅衛等中國科幻電影的核心作者暢想未來。中影集團董事長傅若清說，電影《流浪地球2》引發一波科幻電影熱，片中不少硬核科技元素，便是由來自G60科創走廊的高新技術企業提供支撐的。

當前，上海正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、全球影視創制中心，電影產業科技含量猛增，是具有“風向標”意義的一環。本屆上影節邀《流浪地球》《獨行月球》等國產科幻片主創開講，升級科技影都扶持政策，設立科幻之夜等活動，意在為科技與影視架起融合橋樑，推動產業共榮。

創新的動力在新技术、新理念，更离不开新力量。秉持“立足亞洲、關注華語、扶持新人”的辦節定位，上影節不斷夯實電影產業鏈人才培養環節，已形成短視頻、金爵短片、創投訓練營、電影項目創投、金爵獎亞洲新人單元、金爵獎及SIFF YOUNG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計劃的“6+1”階梯型人才培養體系。

曾擔任第二十屆上影節亞洲新人獎評委的馬來西亞導演陳翠梅，今年帶著《遙遠傳》來做創投項目陳述，同時出任本屆電影節短視頻單元導師，共同助力新人成長。她說：“做新人，是電影人最好的狀態。”

一份人民節日的初心 讓文化盛宴與影迷共享的魅力之城

6月9日上影節開幕這天，許多影迷分享着一則喜訊：90后姑娘葛亞潔和她的愛人，四年前因上影節相識、相知，如今要在上影節時修成正果、注冊登記了。影迷群還熱烈轉載着上影節排片人“四眼老王”王佳彥，用30年15本收藏冊為上影節建檔“民間編年史”的老影迷海星等人的故事。大家心裏，與影迷在一起、與觀眾在一起的上影節有獨一份的魅力。

30年來保持人民節日的初心不變，上影節召喚着萬千影迷奔赴而來。早在開幕前，本屆電影節志願者招募便收到了近9000人報名。最終入選的735位志願者服務於注冊中心、來賓接待、影片翻譯校對、字幕操作、媒體服務等崗位，其中約90人專程從外地甚至海外來到上海，為電影節、為影迷同好志願服務。電影節收到超500位影迷送來的珍藏品，這些私家記憶與官方提供的展冊、金爵獎杯等一起，在回顧展上共同述說“我與上影節30年”的故事。6月8日“三十‘光’年”展覽在大光明電影院開幕以來，已吸引了超2萬人次現場觀展。

謝晉導演那句名言“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”，被時間反復確證。這和30年來越發凸顯人民性的上海國際電影節是不謀而合的。

三十而立，在光影中鑒往知來以影會友

《你好，媽媽》：你好，山田洋次！

■本報記者 柳青

今年上海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爵獎的人圍影片中，日本電影《你好，媽媽》是非尋常的一部，這是91歲的山田洋次導演的第90部作品。上影節自創辦至今的30年間，山田洋次屢次到訪，眼見他從60歲出頭時頭發尚且全黑，到為他回顧展那年，他須發灰白，今年再見他，是滿頭白發如霜雪的老神仙了。老驥伏枥，讓人動容。

《你好，媽媽》在今年的競賽片中，有如定海神針一般。不論對觀眾，或是在電影從業者之間，“山田洋次的電影”已經成了一個定語，界定着電影可以抵達的美好境界。過去的二十多年里，這裡的觀眾通過上影節的展映，看過了山田洋次導演的《武士的一分》《母親》《弟弟》《東京家族》《小小的家》《家族之苦》等，見證了這位前輩電影人老當益壯的旺盛創作力，也能分明地感受到他晚年的創作進入道法天然境界。“漏屨痕者，欲其無起止之迹”這原為形容書法的至高修為，拿來形容九旬山田洋次導演的《你好，媽媽》，也是妥帖的。

《你好，媽媽》最初是日本劇作家永井愛創作於2001年的一部作品，原以日本戰後為背景，把階級流動的議題融入一對母子的親疏關係中。山田洋次對這部劇作念念不忘，終於在90歲時，用了一整年的時間改編劇本，改寫成他導演的《你好，媽媽》。電影劇作把情境改成當下，突出親切近代的時代感。進入遲暮之年的老導演心境變得極為達觀和開放，願意在作品中討論他曾經視為隱秘的一些個人經歷和主題。即，成年的兒子怎樣面對年近母親的黃昏戀，他把私人的感悟以喜劇的形式融入作品。

《你好，媽媽》擁有當代電影里稀缺的“只是尋常”的松弛姿態，影片的气质如片中女主角吉永小百合溫存的凝視，在善解人意的目光中，打量生活細密的褶皺，從日常的談笑間，不動聲色地深入各種困擾着當代普通人的焦慮議題，諸如階級高下、親子關係、身份認知，以及倫理關係中的牽絆和獨立。多少充滿火藥味的家庭衝突和一地鸡毛的日常計較，在山田洋次的執導中，化為世情剔透又善長包容的詼諧場面，傳統日式小院的繡球花開花謝，隔田川上空的烟花明明滅滅，電影不僅是在劇中戲劇的搬演，更是含悲帶喜地見證着時間的痕迹，以及生命的痕迹。



▲91歲的山田洋次導演了第90部作品《你好，媽媽》，因為該片刷黑。
▲山田洋次在金爵獎頒獎典禮上向觀眾致意。本報記者 叶辰亮攝 制圖：張繼

大泉洋在《你好，媽媽》中扮演的男主角昭夫，可說是很典型的“山田洋次式男主角”，人到中年而心智的成熟度並不與年齡匹配，山田洋次用他的大半生講述東亞文化里這個讓人哭哭啼啼的母題：兒子的成長，總是來得很遲、很艱難。母親的“好大兒”，真是字面意義的“老大不小的媽媽的寶貝”。

昭夫表面是通過個人奮鬥實現了階級升遷的“成功人士”。流淌的隅田川分開了東京的“上只角”和“下只角”，昭夫奮力離開了他原生家庭所在的保留着江戶風貌的舊日街區，進入光鮮現代的上野街區，身為大公司人事高層的他，能在摩天樓的落地窗前看着樓下穿梭繁忙的地上鐵。可是他耗費半生經營得來的“中產生活”又是脆弱的，和妻子不和，婚姻面臨解體；女兒一心想回國他拼盡全力掙脫的原生階級，讓他失望至極；和少年時的伙伴漸行漸遠，看似擁有更高話語權的他成了多年好友眼中的“上位的叛徒”。不明真相的外人看到的“人上人”昭夫，實際是在亂糟糟的公寓里吃外賣的孤家寡人。他陷入中年危機的困境，身體和大腦的誠實反應是回到他嫌棄的“下只角”，回家找媽媽！甚至在和朋友發生衝突，兩個男人動手打起來時，昭夫動如脫兔地躲到七旬老母的身后。

山田洋次不帶批判地娓娓講述昭夫在生活中的種種“雙標”行為，尤其他既抗拒母親對他婚姻狀況的過問，又激烈地反對母親和街區牧師來往甚密。導演實質以溫情但清醒的方式，揭示了廣泛存在於東亞男性成長中的“不自洽”。他們一方面有家長式的權威意識，認為妻子、女兒，乃至母親是屬於自己的，同時他們在精神上是並不独立的，認為自己和母親仍不可分割。所以在昭夫和母親之間，兒子願意接受“媽媽會戀愛”，這不僅是親子關係中的成長或體諒，更進一步，昭夫只有在完成對個人生活的自省並生出自我負責的獨立意志後，他才能够尊重作為“個體”的母親，她是不屬於任何男性的，不是任何人的妻子或母親的一個獨立女子。

對曖昧的人性和混沌的人情有著剔透認知的老導演，不會像年輕人那樣在作品中標榜正確的口號或姿態，他出於對“真實”的體察和包容，把帶着鋒芒的反思深深藏在溫情的表象下。他在昭夫的故事里，不動聲色地調侃所謂“向上”的虛妄，出現在畫面上的新貴街區，從濃雲下的玻璃幕牆到地上銹斑的金屬感，無不透着冷峻涼薄的氛圍，隔田川這一邊的“上只角”，是屬於男性的、冷色調的，甚至是陰翳的，與人隔絕的。而跨過河

川的另一邊，陳旧的街區是女性的、亮暖色的，是團結社群化的。當昭夫回到一河之隔但闊別許久的“老家”，他看到母親和鄰里間的主婦們形成了“幫助流浪漢”的志願團隊，這些中老年婦女打破邊界的熱情組合，是在血緣倫理之外締結情感認知層面更廣義的“家庭”，也是在建制化的現代社會救助體系之外，構建更有人情味的“人對人的幫助”。

《你好，媽媽》不是傳奇性的人間童話，隨着年邁的老牧師返回故鄉北海道的教區，母親和老牧師的戀情沒有正式開始就結束了，這是東方式的難平。他們擁有的最親密的回憶是在午後的音樂會散場後，一起乘坐隔田川的游船。91歲的老導演帶着生命的热情所見的河川有大美，落日在水面投下細碎的金光點點，大河奔流，構成這部影片深情的言說：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吾足。

■本報記者 姜方

一場溫暖的音樂會，在這個夏日送給每一個童心未泯的大小孩子——昨晚，“大聲說你好”繡球花小合唱團2023夏季音樂會在上海音樂廳上演，近140位來自中國、意大利、美國、瑞典、秘魯的4-12歲成員，共同唱響童真歡樂的中外旋律。一首中文原創歌曲《那顆星星就是我呀》，讓聽眾們聽見如星星般五彩斑斕的童聲，成為這支合唱團首次正式登台舉行專場音樂會的一大亮點。

2019年成立於上海的繡球花小合唱團，是意大利國寶級兒童合唱團安東尼亞諾小合唱團(以下簡稱“安團”)授權的中國姐妹團。很多人問這支合唱團的藝術總監梁曉霞，為何起名“繡球花”？“意大利的很多兒童合唱團也用花起名。而繡球花遠看花團錦簇，近看每朵自有個性，希望孩子們像繡球花一樣綻放天性里的自然純真，合起來大聲唱出最美音符。”

繡球花小合唱團致力於引進全球優秀兒歌，並以漢語填詞演唱。這場音樂會上，成員們演唱的大部分都是獲得意大利著名音樂賽事“金爵”世界兒童歌曲大賽正版權的歌曲。繡球花小合唱團不止步於“漢化”意大利兒歌，而是希望通過學習和摸索，為中國孩子找到更適合他們合唱的歌曲，從而反哺中國自己的原創兒歌創作。

讓孩子們快樂地歌唱

上海繡球花小合唱團成立的緣起，要從疫情發生前，經常來滬進行友好演出、受到不

希望創作更多屬於我們的歌

對於繡球花小合唱團來說，“漢化”意大

綻放天然純真，像繡球花般合唱最美音符

“大聲說你好”繡球花小合唱團2023夏季音樂會在上海音樂廳上演

同齡樂迷熱烈歡迎的安團說起。作為意大利最負盛名的兒童合唱團，安團擔任“金爵”兒歌賽的伴唱合唱團。梁曉霞告訴記者，繡球花小合唱團受到安團啟發和感染而生，並邀請安團現任指揮Sabrina Simoni擔任藝術顧問。

昨晚的音樂會上，繡球花小合唱團唱響的絕大部分曲目，都是安團在“金爵”兒歌賽上所唱歌曲的中文版。這些歌曲有着溫暖動聽的旋律和胸懷大愛的歌詞，用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。比如《星球守護者》，唱出了孩子們想要做“救星”拯救海洋污染的心願；而《鱈魚》讲的是別看有條鱈魚外表有些可怕，但其實它很善良，告訴孩子們不要隨意用外貌去評判別人……

梁曉霞說，不同于其他一些古典風格的歐洲童聲合唱團，安團的演唱偏流行唱法。繡球花小合唱團成員來自世界各地，我們希望給孩子搭建包容、開放的舞台，讓他們沉浸在美好的音樂氛圍中，放聲去享受歌唱。

利兒歌的過程，也是在摸索什么样的兒歌適合今天中國的孩子演唱。眼下，繡球花小合唱團正通過多種渠道征集優秀原創歌詞、旋律，希望創作更多屬於中國兒童的歌。

包括95后指揮陳若雨在內，有很多年輕的音樂力量都在助力繡球花小合唱團。屬於這支合唱團的第二首原創歌曲《那顆星星就是我呀》，不久前唱響央視《經典咏流傳·正青春》舞台。來自上海音樂學院的詞曲作者杜俊也，把“星星”作為這首原創兒歌的關鍵詞，而融入清代詩人查慎行的《舟夜書所見》，更為質朴溫暖的旋律增添了中國式浪漫。“月黑見漁火，孤光一點螢。微微風簾浪，散作滿天星。”所有的意象，都融匯成了孩子們干净的歌聲，表達了對世界的愛。

今年年初，《那顆星星就是我呀》MV於多個平台上獲得了近兩億播放量。有網友留言：“孩子們純粹簡單的童聲合唱，形象地把‘散作滿天星’，在舞台上變成了現實——每個愛唱歌的小朋友，都是一顆小小的星。”上萬條暖心評論，也激勵繡球花小合唱團去尋找更多的專業創作者，為中國的孩子寫下更多美好動聽的兒童歌曲。



昨晚，“大聲說你好”繡球花小合唱團2023夏季音樂會在上海音樂廳上演。

(演出方供图)